

离离乡间草

LILI
XIANGJIANCAO

于 峪 著



· 八桂作家丛书 ·

离离乡间草

于 峪 著

漓江出版社

离离乡间草

于 峪 著

☆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河堤路14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6.5印张 插页 2 134千字

1984年1月第1版 1984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—10,100 册

书号: 10256·81 定价: 0.54 元

目 录

南海捕鲨人·····	(1)
杜鹃啼血·····	(13)
K哥的厄运·····	(29)
审 戏·····	(45)
叶·····	(51)
一颗苦涩的心·····	(64)
勾蟹二哥·····	(79)
竹影婆娑·····	(86)
春夜木叶声·····	(92)
离离乡间草·····	(95)
猪的葬礼·····	(113)
窗含西岭·····	(128)
呵，猪仔螺·····	(145)
骑牛郎的回忆·····	(159)
十万山夜猎·····	(164)
捉跳鱼·····	(170)
在海底山林中·····	(177)
雨雾蒙蒙的春天·····	(185)
后 记·····	(200)

南海捕鲨人

圈掉“×”号

一轮红日，从海面上冉冉升起；点点银鸥，拍击着海波，追逐嬉闹。

一只小艇迎着浪涛，向沙沥岛驶去。驾艇的是一个身板壮实的中年人，粗硬的短发，黝黑的脸膛，穿着一身粗丝布短衣，背着一个草绿色的挎包。

小艇靠岸，那中年人上岛了，只见一群虎愣愣的后生，赤膊光臂，在生产队长阿火的带领下，正在沙滩上苦练飞镖刺鲨鱼的功夫。他不禁眉梢一展，大步流星地走了过去。这时，一只青羽毛、名叫“钓鱼郎”的鸟儿，正缩着脖子蹲在几十步外的槟榔树上。他随手捡起一根鱼镖，“嗖”的一声飞将过去，那鸟儿立刻应声落地。

“哟！他飞镖的功夫真到家呵！”“嘿！他这一手可厉害呀！”……后生们在七嘴八舌地赞赏着那中年人。

这中年人究竟是谁？他名叫方南，是北港大队党支部副书记，分工抓渔业。前几天到公社参加渔业生产会议，听公社主任老吴说，为了适应外贸需要，公社开办鱼翅加工厂，

要求北港大队组织一个精悍的捕鲨队。党支部把这任务交给沙汭岛生产队。眼下，捕鲨队的人马落实好没有？在新式捕鲨器具还没有运到的情况下，他们作了什么准备呢？方南一清早驾艇过岛来，就是想找生产队长阿火摸摸底的。

现在，看到阿火正同后生们一起苦练捕鲨飞镖手艺，方南心里热乎乎的，拿下挎包往木麻黄树上一挂，也和大家一道练起飞镖来了。

练了个把钟头，方南和阿火商量了一下，便叫后生们回家吃早饭去。他俩随即挨着肩膀坐在沙滩上。

阿火是个二十二、三岁的后生，壮敦敦，火辣辣，聪明，利落。他似乎明白方南的来意，未等对方开口，就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纸，递给方南，说：“捕鲨人的名单都在这里了，你过过眼。”

方南看了，只见“郑福有”三个字下面打了个大叉叉，便问：“怎么划掉了？”

阿火笑笑：“郑福有看见大家争着报名参加捕鲨队，也闹着要报名。真是开玩笑！后来，我给划掉了。”

“哦！社员们怎么说？”

“大多数人赞成他参加，说他海工熟，是个老‘海通’，到捕鲨队里有用头；也有的说他胆小怕事，不赞成。”阿火如实地反映情况。

方南一拍腿：“我看多数群众的意见是正确的！”

阿火一下愣住了。

方南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：“为什么不让郑福有参加呢？我想听听你的意见。”

阿火摆开理由说：“郑福有胆子小私心重。俗话说，山上老虎猛，海中鲨鱼凶，没有一身包天胆，难当南海捕鲨人！我想，捕鲨队的人马一定要很纯，不是真金也得是纯钢呵！”

方南哈哈地笑了：“你这个阿火呀——哪里捡来这一套？你说说，真金纯钢是天生的吗？”

阿火一时答不上来，一个劲地眯眼睛。方南沉思片刻又开了腔：“我讲个故事给你听吧。一九五〇年解放海南岛时，我当水手。渡海前的一天，解放军一位营长派我教一个班的战士学泅水。其中有五个新战士是刚从国民党军队中起义过来的，纪律差，胆子又小，教了好几遍，他们一点也学不到。我眉头皱了，找营长说：‘首长，这几个战士能渡海吗？我看留在后方算了。’你听，营长怎么说？他说：

‘留在后方？不行！我们革命队伍里，不少同志身上的旧疤痕往往是让炮火轰掉的呀！’后来，营长亲自给那五个新战士上课，讲为谁当兵，为谁打仗的道理，还亲自帮我出点子教他们，终于使那五个新战士学会了泅渡。渡海作战时，有三个新战士还立了功……”

阿火听着，心里动了一下。

方南继续说：“你想，对那几个新战士，要是不团结教育他们，不相信他们能在革命实践中逐步克服缺点，不让他们在风口浪尖上锻炼，他们怎么能够进步呢？革命力量不是少了一分吗？现在，我们对郑福有这号人，也应该是团结教育他，给他受锻炼的机会，热情帮助他丢掉旧思想包袱，发挥工作积极性，为社会主义多作贡献。”

阿火想了想，用力一拍方南的肩膀，爽快地说：“副支

书，你想的比我到家！”说着，抽出钢笔，把捕鲨队名单上的“×”号圈掉了。

方南笑了，说：“你们第一次出海，我也参加吧。”

“好呀！有你在，我的心更踏实了。”阿火跳起来，把方南的手握得麻麻隐痛。

跑了大青鲨

鸡刚叫两遍，捕鲨队的机帆船出动了。海上静悄悄的，除了船上的机器声隆隆作响外，什么声音也听不见。船行驶了好远，天才渐渐透亮。

这时，方南正在后勤船上帮助做菜，橙黄色的南瓜片在他的铲子下翻呀翻，不久就冒出了香气。这南瓜好吃又能久留，北部湾捕鱼人出海爱带它做常菜。

到开早饭的时候了。除开搞炊事的外，第一个到伙房的是个老头子，五十多岁，身板可还硬朗，他用一只旧的小铜盆装满了饭菜，拿起两根筷子，大口大口地吃起来。

“哎哟哟！福有叔，怎么拿脸盆当饭碗？”不知谁说了一句，引得满船哄笑。

“哪里，哪里，明明是饭盆嘛……”这老头就是郑福有，他并不怎样强辩，说完又低着头吃饭。

这小铜盆，是郑福有的父亲在旧社会外出补锅修锁时装黄泥水用的。多年来出海他一直带在身边，碰上鲨鱼就当地敲起来。鲨鱼怕铜铁声，一听到这铜盆响就逃命了。

解放前，郑福有每逢渔汛捉马鲛，平时摇一只小板艇

岛过岛贩卖瓜菜，沾染了一套自私自利思想和虚伪作风。

解放后，他逐渐有了进步，但是头脑里还存在不少脏东西，有时不免流露出来。他还认为有点个人打算是人之常情。

阿火对他是恨铁不成钢。现在，看见郑福有拿个旧铜盆装饭吃，不禁嘀咕了一句：“驼子的背最难医！”方南听见了，在背后捅了阿火一下：“你想一桨把船撑出南海？”阿火不做声了。

这时，捕鲨人来到了茫茫无边的南海。机帆船一字排开，穿涛过浪，飞速前进。指挥船上，望鱼台晃晃荡荡，活象个摇篮。方南挺立在上面，神情自若，纵观南海。

“左前方九百米，有疑点。转舵，全速靠上去！”方南举起喇叭，通知各船。

指挥船驾驶室里，阿火全神贯注地操纵舵盘。刹那间，离目标只有二、三百米了，又传来方南宏亮的嗓音：“停！”

阿火把舵盘交给捕鲨队副队长龙甫大伯，兴冲冲地跨出驾驶室，攀上望鱼台，循着方南手指的方向望了好一会，说：“怪啦，我怎么什么也看不见？副支书，莫不是刚才船太快，看不准？”

方南又凝望了一下，说：“你看，有小鱼在浪上乱撞哩。”看看阿火还没看见，他又用两只巴掌卷成两个筒，放到阿火眼前，说：“往我手筒看过去，屏住气，眼不眨，认真看。”

这一来，阿火可看到了：“噢，有小鱼在水间翻白，下面一定有大鲨鱼！”乐得阿火要跳起来。他俩正想下望鱼台，忽见目标那边“唰”地腾起一大群飞鱼，水面上投下一

幅象晒场那么宽的阴影。呵，果真有鲨鱼！

“我和你先侦察侦察去！”阿火兴高采烈地说，方南点点头。他俩跳下望鱼台，放下两只小艇，正要动身，郑福有抱着个旧铜盆也要求去，方南点点头，三只小艇便一齐划出去了。

一筒烟工夫，到了目标处。黄鱼、马鲛噼噼啪啪往艇上跳。郑福有一面喝采，一面动手串鱼。正高兴间，一股黑浪差点掀翻郑福有的小艇。哟！离郑福有不远的海面上涌出一条大青鲨，背梁象屋脊一般，黑乎乎的足有丈来长。郑福有早吓懵了。阿火连声喊：“莫慌！莫慌！”可是郑福有却撞响了小铜盆。当当当！当当当！大青鲨听见铜盆声，吓得翻个身，尾巴一扫，溜走了，留下一道深深的波谷。

阿火气得眉毛头发一齐抖抖跳动，一手夺过那小铜盆，举过头顶上正想往海里丢，却被方南的大手抓住了。阿火压住怒火嚷道：“副支书，要这铜盆干吗，你没见大青鲨都给它吓跑了！”

郑福有却喃喃地说：“风吹鸡蛋壳，财去人安乐，人命攸关呵……”

方南用手指轻轻敲了敲小铜盆，然后交还郑福有。郑福有不好意思地伸手接过，微动着嘴唇想说什么，但终于没有说出来。

吃晚饭时，郑福有看见阿火闷闷不乐，饭总吃不下。方南笑笑，给阿火送过一盅腊鱼汤，又转手给郑福有满满盛上一大海碗饭菜。

饭后，方南和郑福有膝盖挨着膝盖地坐在小艇上，絮絮

低语，谈了很久。郑福有的小眼睛里流露出惭愧的神情，嗫嚅嚅地说：“唉唉，我胆子太小了，我的胆子……”

方南的脸色严峻而又有些温和地说：“胆子是受脑子使唤的。要使胆子大一点，就得丢掉私心！……”方南说到这里，看了郑福有一眼，见他低着脑瓜听，又往下说：“你想吧，旧社会，你父亲累死累活，到头来，只留下这只破铜盆。你钻来钻去，好不容易才搞到点家财，可是那世道，渔霸把你当人吗？国民党反动派把你当人吗？日本鬼子把你当人吗？要不是共产党领导，你能有今天的好日子吗？胆子那么小，怎么能闯日子？”

郑福有那两撇胡子微微抖动了，“副支书，你这话在理，我得好好想想。”

浪里“神仙会”

第二天上午，捕鲨队又发现了大青鲨。

大海无风三尺浪。此刻，晚风劲吹，浪涛翻腾。大青鲨借着浪势，在腾跃，扫尾巴，搅得水花溅空。

二、三百米外，墨鱼在散墨掩护自己逃命，黄鱼、鲚棒挤成一群，碰碰撞撞，吓破了胆，接二连三跳到捕鲨船上。突然，一尾硬梆梆的对虾不偏不倚跳落在郑福有的铜盆上。郑福有赶忙双手捂住铜盆。

大家好不高兴，手上的鱼叉、鱼镖闪着光，只待方南一声令下。方南眼神灼灼地望着大青鲨，吩咐阿火说：“看来这青鲨上万斤，硬碰不得，要使点法子。你先和大家开个‘神

仙会’，发挥集体智慧，定个捕捉方案。我靠近去摸摸情况就回来。”说罢，敏捷地跳下小艇，开走了。那高大的身影一忽儿冲进波谷，一忽儿跃上浪尖，消失在绛红色的水烟中。

一会，方南驾着小艇回来了。把情况一摆，大家欢腾得跳了起来，“神仙会”开得更热闹了。

“包围起来，拿鱼钗猛刺，不信它有三头六臂！”一个胖乎乎的后生哥开了头炮。

阿火说：“不行，那鲨鱼皮很厚，皮上又结巴着那么多蚝蛎，层层叠叠象龙鳞，铁钗戳过去，顶多是给它搔搔痒。”

“……”

郑福有也插了嘴，说：“副支书，开个条子，派人回水利工地拿炸药……”

“废话，炸药未到，鲨鱼早跑了！”一个后生打断了郑福有的话头。

“俗话说，大船难出海，鱼大不乱游。这个地方是渔场，有鱼吃，它不会走的。”郑福有摆出了“老海通”的架子。

阿火不同意地说：“要炸这大鱼，非得几十斤炸药不可，占用水利炸药好吗？再说，几十斤炸药一爆开，海里得死多少鱼？这两笔账不能不算呀，要不，我们捕鲨为的是什么！”

方南细心地倾听大家的意见，听了阿火的话，心里十分爽快，点点头说：“我赞成这个看法。想问题，办事情都得往远一点看，不能光想到本行本业。”

“唉唉，我眼光浅。”郑福有有所省悟。

这时，方南似乎已胸有成竹，拍了拍郑福有的肩，突然问道：“福有叔，那年丢南瓜的事，你还记得吗？”

郑福有先是一愣，后是不好意思地耸了耸肩。

那是郑福有年轻时的事了。有一年夏天，郑福有弄了一船瓜菜过海岛去卖，遇上一群饿鲨鱼跟在船屁股后面，抢着咬他的影子。一条青鲨更凶，窜上来咬掉了一片舵板。郑福有吓得慌成一团，只顾往瓜菜堆里钻，把几颗南瓜碰落海里，鲨鱼一见南瓜就抢着咬走了。郑福有虽然心疼，但为了诱走鲨鱼，救自己的命，只好又扔下几个南瓜，一面喃喃道：

“风吹鸡蛋壳，财去人安乐。”谁知喂饱一群，又来一帮。怎么办呢？郑福有正在犯难。

忽然浪里闪出一只小船，一个英俊的少年站在船头，手拿两把锋利的鱼镖，“嗖”地一放，射中了一条，其它的仓皇逃命了。

郑福有定睛一看，是穷渔哥子方南。这方南刚出世时，父亲就被渔霸郑老拐逼到海里喂鲨鱼了，母亲气得病死，只剩下方南一人过日子。平时，郑福有有点瞧不起他，这会，对这少年却有几分佩服，心里感激不已。

.....

多年来，郑福有没有跟别人讲过这件丢脸的事，方南也没对人说过，大家当然不明白方南刚才提的丢南瓜的事是什么意思。

阿火正猜想，只听郑福有拍拍巴掌叫起来：“哎！副支书这一点拨，我倒想出个点子来了！鲨鱼吃南瓜，一口吞一个，我们把南瓜成个煮熟抛下水去，就象汤圆一样，表皮凉，里头烫，大青鲨吞多了，不死也重伤，捉起来就容易得多了。你们看行不行？”

大家哗地一声议论开了，都说这个办法好。方南点点头：“福有叔，你想了个好法子呀！”

郑福有活了一大把年纪，很少得别人夸奖过。方南的话使他心里乐得开了花，甜滋滋地说：“过奖了，过奖了。”说完，挺挺腰到后勤船帮煮南瓜去了。

启明星闪闪

大锅南瓜煮熟了，大家兴致勃勃，把船朝大青鲨驶去。

太阳挂在空中，海水闪着银光。小鱼随着碎玉一般的浪花抛到空中，大青鲨不时张开大口，跃起来吞吃着小鱼。

看看船快接近青鲨了，队员们正准备把滚烫滚烫的南瓜抛下海去，没想到大青鲨突然不见了。怪！大家你看我，我看你。方南思索了一会，说：“大鲨鱼不可能一下子逃得很远。也许是水面上吃不饱，钻到水底捞吃去了。我到水底看看，想法诱它上水面来。”

郑福有连声喊：“使不得！使不得！要是大青鲨冲着你游过来，你哪里躲得赢？”

方南悠然笑了笑。

阿火和后生们都争着下水。方南脸一沉，说：“不经我点头，谁也不能下。”阿火只好将自己赶鲨鱼用的水镜戴到方南额头上。方南立即跳下海，插进浪底去了，没溅起一点水花，也没有一丝声音。

水底下，方南潜越过一个蚝蛎礁。蚝壳死死闭住，礁石面上，连一只小动物也没见露面。要是平时，蚝蛎准会张开

雪白的口，贪婪地吸着水，螃蟹也一定在石上慢慢爬。看看想想，想想看看，方南心里有了底。这时，又看见几抹淡淡的乌贼墨，心里更明白了：对！青鲨还在附近。方南正盘算着往前潜，突然发现一条大黑影在一个大沙堆旁边蠕动。他躲到海底树叶缝里，睁大眼睛看了一会，没错，是大青鲨！

方南想了一下，决计让青鲨发现自己，便潜出海底树丛，打了个滚翻。不好！青鲨冲过来了。方南镇定地拿水镜朝它一照，青鲨忙退了回去。方南担心它惊慌跑掉，捂住了水镜，青鲨又壮了胆，正要张开水缸似的大口窜过来。方南又放开捂水镜的手，水镜一亮，鲨鱼又停住了。就这样，时而捂水镜，时而放开手，周旋一番，终于把大青鲨诱出了水面。

大家一看，好不高兴，马上掷下大南瓜。大青鲨张开大口吞了一个又一个……

夜来了。捕鲨船的汽灯照亮了半边海。大青鲨翻滚着挣扎，发出刺耳的“唬噜”声。

方南手持两把鱼镖站在小艇上，灯光映衬着，更显得英姿焕发。

突然间，大青鲨翻滚着向公海方向窜去。方南明白，夜里让它到公海去，会增添很多麻烦，他果断地命令追拦！方南的小艇拦在前头了，大青鲨仓皇调转头，刚巧碰上郑福有的小艇，小艇给鲨鱼掀得晃晃荡荡，郑福有差点掉进海里。方南一看，生怕郑福有出事，立即从身后摸出鱼镖，不慌不忙向青鲨两只眼飞射过去，嗖！嗖！青鲨顿时瞎了眼，在打旋转，瞎乱撞。

捕鲨队的队员们同心合力围上来了。有的用竿打，有的发鱼镖，有的拿叉刺，不知什么时候，龙甫大伯使出了拿手的尼龙飞套，把大青鲨缠住了。

郑福有早被大家拉上船，这时，也操起一根竹竿，对准大青鲨喉头，使劲捅进去。

经过几个钟头的惊险搏斗，大青鲨拿到手了。拖青鲨返航的船开出后，海岛上隐隐传来鸡啼声。捕鲨的人们怀着甜腻腻的心情，酣然入睡了。

这时，桅杆下，方南和阿火肩擦肩地坐在一起，正在促膝谈心。阿火深有感触地说：“副支书，那天你讲的道理我算懂了，对那些有缺点错误的群众，我们应当耐心帮助他们，让他们在革命的实践中，逐步洗净自己身上的脏东西。我们当干部的，模范地执行党的政策是多重要呵！”方南一听，舒开眉头，惬意地笑了。他们谈着谈着，又转到其它船上，查看大家睡得好不好。来到后勤船上，方南瞥见灶台上放着那只熟悉的小铜盆，满满的盛着肥嫩嫩的大蚝肉。

阿火指指大蚝肉，解释道：“福有叔说，大家辛苦了一整天，该弄点好吃的东西补补神。这蚝是他昨晚在大青鲨背上铲下来的。大家睡了，他还剥蚝肉呢！”听得出，这话里充满着赞意和喜悦。

方南按了按阿火的肩头，激情满怀地说：“阿火你看，这南海多宽，我们要团结广大群众，心窝就得象海洋宽呵！”

阿火猛抬头，天上的启明星正闪闪发亮。

杜鹃啼血

山区的黄昏来得早，日头还高高撑在林梢上，山谷里就灰濛濛、暗幽幽的了。一只羽毛美丽的小鸟，在潺潺流淌的小溪旁，跳着唱着，喝饮清清的流水。水草丛中，蓦地跃出一只黑乎乎的大山蛭，四爪一抱，猝然把小鸟拉落水里去了！小鸟悲鸣着，拍打翅膀拼命挣扎，可始终没法挣脱。这时，不知打从哪里走出一个人来，棕黄色的长发，乱蓬蓬地披在肩上，满脸血痕，目光钝滞，衣衫已经分辨不出颜色和装式，只有挺然隆起的前胸，才表明她是个处在青春年华的女人。她步履艰辛地走近溪边，一下子把扭作一团的山蛭和小鸟抓住了。她扬起山蛭，嘻嘻笑了几下，两手猛然一撕，把山蛭撕成两半，狠狠摔进水里。接着，一阵狂笑！笑罢，她又扬起小鸟，正要动手撕，突然轻轻叫了一声：“啊，杜鹃！”她把小鸟捧在掌心上。杜鹃鸟瑟瑟地抖动着湿漉漉的翼羽，女人眼里泛起光波，叫着：“飞呀！飞呀！飞……”眨眼间，杜鹃鸟果然飞起来了，打了个旋，展翅向广漠的天空飞去。

女人高兴地叫着，仰脖扬手，双脚一蹬“当郎”响了一声，原来双脚系着一条沉沉的铁链！

这女人名叫阮氏贞，二十三、四岁。七、八年前，她还是河内市的一个初中生，酷爱文艺，曾以“杜鹃”为笔名，